

卷之二

詩源辨體後集纂要卷之一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館甥陳所學君俞 梓

予作詩源辨體先論次三百篇至五季爲前集業既有成乃復采宋元國朝爲後集然漢魏六朝唐人以世次定其盛衰而宋元國朝則否者蓋漢魏六朝唐人之變順乎風氣之自然故可以世次定其盛衰宋人多學元和元人多學中晚國朝人漢魏六朝初盛中晚各隨其意而學故未可以世次定盛衰也蓋詩至晚唐其衆體既具流變已極學者無容更變但各隨其質性

而倣之耳。李本寧云：漢魏六朝，遞變其體，爲唐而唐體迄于今自如。譬之水，三百篇崑崙也，漢魏六朝龍門積石也，唐則溟渤尾間矣。將何所取益乎？但漢魏六朝既有詩紀，而唐人詩藏者亦多，故其業易成。宋元詩藏者既少，而國朝詩汗漫尤甚，亦姑求其姓氏顯著有關一代者，凡三十餘載，僅得若干人，而簡帙已浮於前集。蓋作者篇什自繁，不容不多耳。後有同志者，倘能增益，當另爲一集，庶各見其功，決不當混入以相雜亂也。此集

原小論二百六十餘則，不能盡刻，恐身後散失，今先采其要爲二卷附前集後。

胡元瑞云：詩之筋骨猶木之根幹也，肌肉猶枝葉也。色澤

神韻猶花蕊也。筋骨立於中，肌肉色澤榮於外。神韻充溢其間，而後詩之美善備。猶木之根幹蒼然，枝葉蔚然，花蕊爛然而後木之生意完。斯義也。盛唐諸子庶幾近之。宋人專用意而廢詞，若枯枿槁梧，雖根幹屈盤而絕無暢茂之象。元人專務華而離實，若落花墜蕊，雖紅紫嫣爛而大都衰謝之風。又云：宋人調甚駁，而才具縱橫浩瀚過於元。元人調頗純，而才具局促卑陬劣於宋。然宋之遠於詩者，材累之。元之近於詩者，亦材使之也。故蹈元之轍，不失爲小乘。入宋之門，多流於外道矣。愚按元瑞此論妙甚，但言宋人用意，當言宋人尚格爲安。宋人

雖用意而意不可言筋骨也。又元人律詩亦多出於中晚正派。今言元人專務華而離實云云。或未見諸家全集。姑以理勢斷之耳。俟諸公全集出。更爲定論。以下四則宋元

總論

宋人五七言古出於退之樂天者爲多。其構設奇巧快心露骨實爲大變。而高才之士每多好之者。蓋以其縱恣變幻。機趣靈活。得以肆意自騁耳。七言律若梅聖俞王介甫黃魯直陳無已諸人所錄而外。多生澀怪僻。實出晚唐惡道。後世中才之士於宋人諸體讀其律。知其爲惡。讀其古。又茫無所得。往往謂宋人皆不足觀。宜矣。嚴

滄浪云。近代諸公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此論最爲公平。庶幾有兼識者。與前集元和詩首數則參看

胡元瑞云。宋人近體勝歌行。歌行勝古詩。至風雅樂誼。幾於中絕。又云。律詩猶如有杜。愚按謂風雅樂誼。幾於中絕。甚當。謂近體勝歌行。歌行勝古詩。則謬甚矣。宋人古詩。歌行。多出於退之樂天。體雖大變。而功力恒有過之。律詩雖多出子美。然得其粗。而遺其精。明於變。而昧於正。故非枯槁拙澀。則鄙朴淺稚。如杜之沉雄含蓄。渾厚悲壯者。有一語乎。徒原其所自出。而不究其所從歸。則

岑樓寸木矣。張文石云。衰周無頌。漢無雅。晉無四言。唐無選。宋無律。斯並得之。

宋主變不主正。古詩歌行滑稽議論。是其所長。其變幻無窮。凌跨一代。正在於此。或欲以論唐詩者論宋。正猶求中庸之言於釋老。未可與語釋老也。

林君復名逋集中。古詩僅見一二。五言律雖出晚唐。而韻致

音調可取。亦少斧鑿痕。七言律多晚唐刻削之語。七言

絕可次五言律。以下各人采其要語尚缺數家容補

宋初譚用之。胡宿。林逋。及九僧之徒。五七言律絕尚多。唐調而楊大年。錢希聖等。又學李義山號西崑體。人多訾

其僻澀。然自林逋而外。俱無全集。至梅聖俞名堯臣才力

稍強。始欲自立門戶。故多創為奇變。宋人好奇者大都

出此。劉後村云。本朝詩。惟宛陵聖俞宛陵人為開山祖師。是也

聖俞詩六十卷。五言古最多。歐陽公詩話云。聖俞子美齊

名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俊。以超邁橫絕

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為意。各極其長。雖善

論者。不能優劣。余嘗有詩。畧道其一二云。子美氣方雄。

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洒霧霏。譬如千里馬。已

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石齒

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詞愈清新。心意難

老大譬如妖嬈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苦硬。咀嚼有難
噉。初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勝。舉世徒驚駭。
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愚按聖俞五言律前十餘卷。
格頗近正。入錄為多。五言古短篇及仄韻。尚有可采。其
他恣為奇變。長篇平韻體。既支離。意復淺近。十卷以後。
雖有可觀。而晦僻怪惡鄙俗者甚多。歐公所稱賞。正以
五言律。五言古短篇。及仄韻諸作也。

歐陽公詩。以聖俞比東野。實非其倫。蓋聖俞長篇醜怪者。
歐實不取。而但取其古律短篇。故以退之自喻。以東野
比聖俞耳。見永叔讀聖俞蟠桃詩其撰聖俞墓誌云。初喜為清麗

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剝。以出怪巧。然氣完
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數語亦有斟酌
歐陽公作聖俞墓誌云。間亦剝琢。以出怪巧。此言似而未
妥。按怪不可言巧。巧不可言怪。以怪為巧。此魯直所以
代興也。

聖俞五言律入錄者較諸體為多。如玉燭陪祠日。城下漢
江流。千里向巴東。却生方得桂。跨馬獨歸日。等篇體實
為正。他如霜落熊升樹。林空鹿飲溪。川濤觀海若。霜
磬入江濱。蛟龍驚鼓角。雲霧濕衣裘。地蒸蠻雨接。
山潤海雲交。破案殘經卷。新墳出樹根。駝鳴沙水

凍鵬擊雪雲低。漢驛凌雲去。胡人踏雪牽索斗折來。
 沙觜相高接草蟲。燕獨鳥去煙外。斜陽明樹頭。山長
 羸馬困月黑怪禽啼。等句。古淡有味。如大將中流矢
 殘兵空負戈。提兵無百騎。偷路執生羌。廢城無馬
 入。破塚有狐藏。推枕感孤鴈。抽琴彈壞陵。帶月入
 渦尾。落帆防石根。白水照茅屋。清風生稻花。鴈落
 葑田闊。船過菱渚秋。寒屋猛添響。濕窓愁打穿。聞半
 滅竹林火。數聞茅屋雞。古寺入深樹。野泉鳴暗渠。
 等句。更爲苦硬。歐公所推。正在古淡與苦硬耳。故聖俞
 五言律。不特爲諸體第一。亦當爲宋人第一也。

聖俞詩云。我於詩言豈徒爾。因事激諷成小篇。辭雖淺陋
 頗尅苦。未到二雅未忍捐。故其詩雖多奇變而諷勸多
 歸於正。劉後村云。宛陵出而後桑濮之哇淫稍息。風雅
 之氣脉復續。此正宋人議論。然以晦僻爲二雅。旣大失
 之。以怪惡鄙俗爲二雅。則背戾滋甚矣。

聖俞詩云。欲探文字工。下筆語多礙。又云。苦辭未圓熟。刺
 口劇菱芡。故其諸體艱澀晦僻。讀之使人悶絕。五七言
 古體製音調。十不得一。從古未有此門戶。其答正仲詩
 云。作文持與人。百不得一領。果爾。又安可謂世無知音
 聖俞怪惡實爲魯直先倡。乃是變中之變。其答歐陽公寄

書詩云。新詩不作寄。乃見子所慎。向來能如今。豈得有
觀釁。此正猶魯直譏子瞻詩句不逮古人也。咄咄怪事。
實所未喻。

聖俞魯直之詩。俱屬怪變。而魯直詩。元美。元瑞。論嘗及之。
惟聖俞獨無指摘者。蓋聖俞篇什倍於魯直。人多不能
盡觀。故余特詳言之。

或疑聖俞魯直怪僻句。未入辨體過多。恐讀者易厭。愚謂
二家之詩。前賢多未發明。其全集人未肯竟讀怪僻者。
全篇既不可編入。而摘句又不容多。則人終不能知宋
人之極變也。

元美。元瑞論詩。於正者雖有所得。於變者則不能知。袁中
郎於正者雖不能知。於變者實有所得。中郎云。至李杜
而詩道始大。韓柳元白歐。詩之聖也。蘇詩之神也。以
李杜柳與四家並言。固不識正變之體。以韓白歐為聖。
蘇為神。則得變體之實矣。

與前集元和論
第三則參看

試以五言古

論之。韓白歐蘇雖各極其至。而才質不同。韓才質本勝
歐。但以全集觀。則韓太蒼莽。歐入錄較多。而警絕稍遜。
然不免步武退之。白雖能自立門戶。然視其全集。則體
多冗漫。而氣亦孱弱矣。至於蘇。則才質備美。造詣兼至。
故奔放處有收斂。傾倒處有含蓄。蓋三子本無造詣。而

蘇則實有造詣也。總四家而論，蘇為上，韓次之，白次之。歐又次之，而元不足取。宋人首稱蘇黃，黃諸體恣意怪僻，遂為變中之變。元美謂其愈巧愈拙，愈新愈陳，愈近愈遠。又云：魯直不足小乘，直是外道。已墮傍生趣中，是也。然黃竟為江西詩派之祖，流毒終於宋世。中郎直舉歐蘇，而置黃勿論，可為宋代功臣。

歐陽永叔

名脩

古詩中郎謂滔滔漭漭，有若江河，是也。東坡

云：歐陽子詩賦似李白，此以諸體近唐調者言之。

呂居仁云：東坡

蘇軾字子瞻

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

劇，打猛顛入，却作打猛顛出。西清詩話云：東坡天才宏

放，凡古人所不到處，發明殆盡。萬斛源泉，未為過也。按韓白歐蘇俱以才力相勝，而韓蘇五言古尤能盡變元美乃云：讀子瞻詩，見學矣，然似絕無才者。此不可曉，疑有誤字。

張芸叟云：子瞻詩如武庫乍開，矛戟森然，不覺令人神機。子細檢點，不無利鈍，愚按子瞻五七言古，一牽於次韻，再傷於應酬，險韻有往復四五者，安得不扭捏牽率也。或謂讀太白長篇，如無韻者，蓋一本乎自然耳。

子瞻和陶詩，篇篇次韻，既甚牽繫，又境界各別，旨趣亦異。如和歸園田，乃以游白水山至荔枝浦當之，其境趣判

言源後集 卷之一
不相合。安在其為和陶也。其他率多類此。又如擬古雜詩等作。用事殆無虛句。去陶益遠。

子瞻在黃州揚州。有和陶詩。絕不相肖。晚年在惠州和陶。稍有類者。

子瞻七言絕。風調多有可觀。氣格亦勝永叔。自是宋人傑作。

劉後村云。歐公詩。如韓昌黎不當以詩論。西清云。坡詩如方朔極諫。時雜滑稽。罕逢醞藉。此論皆正。然可以論唐而非所以論宋也。袁中郎云。詩至歐蘇。滔滔漭漭。有若江河。此又不分正變。故凡歐蘇之詩。美而知其病。病而

知其美。方是法眼。

方虛谷云。洪覺範妄誕。著其兄淵才之說。以為子固曾不

能詩。學者不察。隨聲附和。子固詩一掃崑體。所謂闢

刻畫。咸無之也。

已上八句皆虛谷語

子固七言律。唐調雖有高下。較諸家為正。宜宋人謂不能詩也。

王介甫

名安石

五七言古有正有變。才力可次歐蘇。而工巧

弗逮。又恃才信筆。故多蒼莽不純。

宋人七言律。雖着意變唐。然亦有自得之趣。惟介甫大多晚唐僻調。而惡句復多。又用事無虛句。可謂事障以全

言海後集 卷之一
集觀乃見陳后山謂荆公暮年詩益工。正是愈趨愈遠耳。唐子西謂荆公得子美句法。正未識子美也。

黃魯直

名庭堅

諸體生澀拗僻。深晦底滯者。悉出聖俞。宋人

嘗謂歐公以文爲詩。坡公罕逢醞藉。此論誠當。然於魯直則反稱美之。豈以歐蘇爲變魯直爲正耶。甚矣宋人之愈惑也。陳無已謂魯直過於用奇。不若杜之遇物而奇。愚謂太白之窈冥恍惚。子美之突兀崢嶸。乃古今至奇。魯直不能彷彿一二。徒欲以一字一句取異於人。卽使果爲奇句。亦是小道。况若是乎。

唐王建。杜牧。陸龜蒙。皮日休。雖多怪惡。然止七言律一體

聖俞魯直則諸體皆然。乃是千古詩道之厄。魯直詩云。隨人作詩終後人。又云。文直切忌隨人後。蓋其意本乃爾。宜其衆醜畢集也。當時子瞻偶於孫李二家見其所作。稱之。其上子瞻二首。又其最正者。一時好奇之士遂以子瞻之言同聲相和。其所稱說。皆夢寐語。予嘗惡李長吉牛鬼蛇神。至讀魯直詩。反覺長吉韻調不乏也。南渡江西諸子。翕然推重別爲一派。良可深恨。

胡元瑞云。宋黃陳首倡杜學。然黃律詩徒得杜聲調之偏者。至古選歌行絕與杜不類。晦澀枯槁。刻意爲奇而不能奇。而一代尊之無上。又云。宋諸子以險瘦生澀爲杜

此一代認題差處。予欲改險瘦二字為艱深，更為妥帖。張文潛云：聲律作詩，其末流也。自唐至今，詩人謹守之，獨黃魯直一掃去。古今聲律，此語顛倒殊甚。然實為魯直一生罪按。

陳無已

名師道

詩學魯直。魯直詩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

揮毫秦少游無已。平時出遊，覺有詩思，便急歸擁被，卧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後起。其諸體怪僻，少於魯直，而深晦過之。王懋學序云：是集無別本，訛字頗多。是深晦本其痼疾，而復兼以訛字為累，讀者以意斷之可也。

魯直五七言古意，在收斂而時涉放逸。無已才力不逮魯直，故收斂多而放逸少。

李獻吉云：黃陳師法杜甫，今其詩傳者，不香色流動，如入神廟坐土木骸，即冠服人等，謂之人可乎？愚按魯直五言律，惟王文恭公輓詞二首，畧得杜意，餘皆僻調。去杜絕遠，陳之勝黃，實在五言律也。

方虛谷云：乾淳間詩巨擘，稱尤楊范陸。

尤袤字延之，號道初，淳熙中與誠齋

同青宮僚案。楊萬里字廷秀，號誠齋，劉後村詩云：派裡人人有集開，竟師山谷友。誠齋則誠齋學山谷也。

范成大字至能，號石湖。陸游字務觀，號放翁，南渡後詩至萬篇，予先有古本渭南集四十五卷，至五十二卷。

陸文圭云：渡江初，誠齋放翁後村號三大家。虛谷又云。

乾淳以來尤楊范陸為四大家。自是始降而為江湖之詩。葉水心以文為一時宗。永嘉四靈從其說。改學晚唐。宗賈島。姚合。凡島合同時漸染者。皆陰掃取摘用。驟名於時。而學之者。不能有所加。日益下矣。名曰厭傍江西。離落。而盛唐一步不能進。天下皆知四靈之為晚唐。而鉅公亦或學之。翁卷字續古一字靈舒 徐機字文淵 一字致中號靈淵 徐照字道暉號靈暉 趙師秀字紫芝號靈秀 四人或字或號。皆有靈字。故曰四靈。或問四靈較江西諸子何如。曰。四靈江西。俱未見全集。然四靈宗島合。雖晚唐。猶有可觀。江西宗山谷。山谷宗子美。所謂正變兩失。選宋者亦然。皆挾天子以令諸侯也。

時又有戴石屏。亦江湖詩人。戴復古字式之號石屏 嚴滄浪有送戴式之詩 武進庠生項永貞。有宋詩一百本。意諸家皆全。求借不與。後集不成。始此。

朱元晦名熹五言古最工。宋人五言古。歐蘇門戶。雖大。然悉

成大變。國朝諸公。則選體稍近。而唐體實疎。元晦五

言古初年嘗擬十九首。既而悉學應物。又既而學子昂。又既而學子美。音節步驟。十不失一。實在我。明諸家

之上。元瑞稱其製作頗遡根源。是也。元晦嘗言其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仄用字。一一

依他。做到一月後。方得作詩之法。蓋元晦本學淵明。然

未易彷彿。故其冲淡者。遂為應物宏大者。即成子美也。人知陶韋為一源。不知子美音調。實與陶為一源也。

元晦楚辭有虞帝廟迎神送神二歌。直逼屈原九歌。元晦嘗註楚辭。蓋有所得也。嘗言余素不能作唐律和韻。尤非所長。年來追逐。殊覺牽強。其自知乃爾。

劉潛夫名克莊號後村古詩非所專工。故亦不甚墮落律詩。工者

多為峭拔拙者入於鄙俗爾

潛夫七言律多晚唐俊亮之調。其他清新峭拔。乃晚唐五代遺響。而益工耳。其自勉詩云。苦吟不脫晚唐詩。其自知乃爾。又多奇拗鄙俗之語。其法皆本於王建。又其中

有艱晦者。不讀下句。未曉上句之義。其詩云。莫求鄰媪

誦。姑付後儒箋。其本意乃爾。文圭稱為大家正猶宋人稱樂天為廣大教化主也

宋人之詩。大都出於元和。非但初盛唐之音。絕響即中晚

之調亦不多得。惟嚴儀卿名羽號滄浪諸體悉出騷選。盛唐

但未能自然耳。楚辭雲山操最佳。樂府歌行多出太白

儀卿識見有餘。涵養未至。故其諸體雖刻意範古。寡自然

之致。而神韻亦有未揚。故五言律讓昌穀。七言律讓仲

默。七言絕讓于鱗。元瑞乃謂滄浪亟稱盛唐。而調仍中

晚。元瑞初未識盛唐也。

謝皋羽名翺諸體率多詭幻。五言古匠心自恣。要亦宋人奇

變亦自足成家。七言古學長吉而詭幻過之。他有終篇不可解者。胡元瑞云。李長吉。宋末謝皋羽得其遺意。元人一代尸祝。至國初尚有效者。

鄧牧作皋羽傳云。翱與牧友。牧曰。古人著述謂當出曾臆。自成一家。君必欲中古人繩墨乃已。所見不合。日夜論辯相詆。因聽牧訪杭文士若干人云云。今皋羽詩極詭幻。豈皋羽本中繩墨。反以牧累之耶。抑牧以其有類繆襲韋昭。李賀賈島。反以為中繩墨耶。

元裕之名好才力少遜宋人而怪惡鄙俗處則無然不完。純者多中亦有晦僻語。五言古入錄者實為明爽而七

言頗見才情。為元人。國初諸子先倡。但古詩及律多用舊句。又兼用時事。則前人所無。至五七言古入聲借用。則自予美已然。

國朝詩李獻吉何仲默最正。而二子之名又盛然。李變體止七言古長吉體一篇。何變體止七言律回文一篇。正猶釋迦文與外道角耳。其他或失之蒼莽孱弱而未有入變者。裕之廉夫雖文備眾體而變多於正。亦其才累之也。然廉夫雖變體必彷彿其人。裕之語雖平易而體則從心所欲矣。

裕之律詩五言盡洗宋習稍復唐調。七言律晦僻處多學崑體

裕之七言絕論詩三十首其論甚正又七言絕極駁東坡而五七言古多學東坡七言絕極駁崑體而七言律多學崑體則又不可知

趙子昂名孟頫松雪齋集諸體僅二百二十六首雖疎淺而

寡僻調入錄者五言古七言律五言絕為勝而五言律

最劣戴表元序云最後見於杭始大出其平生之作曰

松雪齋詩文若干卷屬予評胡元瑞詩數言歌行全篇

可觀者子昂桃源春曉圖五言律可摘者子昂雲端雙

鳥冷花底一琴閒七言律全篇整麗首尾勻和者子昂

萬歲山七言絕妙境溪頭月色一篇今皆不見本集則

其集似不止此或疑選本又非

子昂五言古雖學漢魏七言律雖學杜而全集遠遜諸家實以精力盡於書畫無專功琢磨故也

薩天錫五七言古正體雖多才力斷不及裕之五七言律亦無僻調

楊廉夫名維禎號鐵崖古樂府十卷中五七言古五七言絕計四

百十二首門人吳復所編復卒於至正八年而序則六

年作蓋廉夫五十以前作也槩以古樂府名之非復古

詩六卷計一百二十五首門人章琬所編中六十一首

與前同吳復序云先生在會稽時日課一詩晚年讀之

忽自笑曰。此豈有詩哉。亟呼童焚之。不遺一篇。今所存者。皆先生在錢塘。太湖。洞庭間所得云。十卷後跋云。不見姓先生晚年所著。有補遺遺稿。後集家傳人誦。散逸未暇哀集。予按廉夫詩。本欲備眾體。然變多於正。亦其才累之耳。元人詩。惟廉夫才力足繼歐蘇諸子。

吳復序云。詩先性情而後體格。嘗承教曰。認詩如認人。人之認聲與貌。易也。認性難也。認神又難也。予謂國風體製既定。故專論性情。即所謂認性認神也。學漢魏而下。不先體製而先性情。所以去古日遠耳。然第一卷及餘數十篇。性情猶正。餘則因題詠事。又未可言性情也。其

續齋自序云。陶元亮賦閒情。出誓御之辭。不害其為處士節。余賦韓偓續齋。亦作娟麗語。又何損吾鐵石心也。法雲道人勸魯直勿作艷歌小辭。魯直曰。空中語耳。不致坐此墮落惡道。余於續齋亦曰。空中語耳。不料為萬口播傳。兵火後。龍洲生章尚能口記。又付之市肆。梓而行之。因書此以識吾過。時道林法師在座。余合十曰。若墮惡道。請師懺悔。觀此則淫艷者雖焚。而終自悔。蓋其性本然耳。

廉夫樂府五言。韓厥戮趙僕等。遂入議論。人言李賓之樂府為史斷。不知廉夫已先之矣。

元稱虞楊范揭

虞集字伯生予先有伯生學古錄二本卷之三至卷之四卷之二十七至卷之三十一

楊載字仲弘 范梈字 德機 揭傒斯字曼碩

待諸集出定論

七言律宋人如歐陽永叔山形酷似龍門秀江色不如伊

水清。路高黃鵠飛不到花發杜鵑啼更多。清川萬

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閒。青春固非老者事白日

自為閑人長。蘇子瞻露布朝馳王關塞捷書夜到甘

泉宮。平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

白石塔短棹未轉黃茅岡。日高山蟬抱葉響人靜翠

羽穿林飛。王介甫病身最覺風露早歸夢不知山水

長。黃魯直心如汝水春波動興興并門夜月高山

銜斗柄三星沒雪共月明千里寒。小雨藏山客坐久

長江接天帆到遲。宋人以為警語元人亦有習之者

如元裕之長虹下飲海欲竭老鴈叫羣秋更哀。石林

萬古不知暑茅屋四山惟有雲。陸天錫鴈聲墮地夢

回枕月色滿城人搗衣。寒砧萬戶月如水塞鴈一聲

霜滿天。等句然每家不過二三聯耳實非諸子本相

也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之二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國朝人詩。五言古律。五七言絕斷不能及唐人。惟歌行與
七言律為勝。五言古。李杜之所向如意。韋柳之蕭散冲
淡。各極其至。國朝人既不能學。即韓白東野變體亦

未有能學之者。五言律。五七言絕。入錄者。誠足配唐。而
全集則甚相遠。若歌行。李杜雖極變化奇偉。而繼之者
絕響。高岑李頎。僅稱正宗。至國朝諸名家。則甞勉强

致其入錄者。往往逼李杜而軼高岑。與前集盛唐總論第三則參看七

言律盛唐文質雖備。而完善者無幾。大曆以下。氣格頓

衰。國朝仲默而後偏工獨至。往往有過盛唐者矣。以下

四則 國朝總論

或問 國朝諸名家之詩入錄者誠足與初盛唐相匹。而篇什又過之。豈功力有過於唐耶。予曰不然。國朝諸名家篇什常十數倍於唐。其入錄者不容不多。然初盛唐名家入錄者固佳。而不入錄者亦唐詩也。國朝諸名家入錄者誠足配唐。然以全集觀。不失之蒼莽。則失之率易。不失之支離。則失之淺稚。欲望中晚名家有弗及也。况初盛乎。故予論古人詩。即予所錄。有足證者。論國朝詩。非全集不足以爲證也。此雖極盛。有不能繼。要

亦功力大半盡於舉業耳。

或問先輩論詩多稱其所長。諱其所短。如永叔之於聖俞。子瞻之於魯直。是也。今子於國朝諸名家必欲長短盡見。無乃太傷刻乎。曰此編以開導後學爲主。不直則道不見。國朝諸名家全集方盛行於世。後生貴耳賤目。畧無真見。其於諸名家長處既不能知。短處能知而不敢自信。曹曹憤憤。莫知適從。故每每置之高閣。此編論其所短。不免獲罪諸家。錄其所長。實足爲諸家功臣也。至其中字句間有點竄。又不能無益諸家。但不可使淺陋者聞之。又不可使庸妄者倣之也。

國朝先輩取法初盛。然視其全集。往往玷缺。多不足觀。後輩近於中晚。而反多完善。蓋先輩才力寬洪。不事修飾。即不無玷缺。而有傑作可觀。後輩資性明敏。更假琢磨。雖較多完善。而無大篇可取。蓋亦理勢之自然耳。即古人得名。而所稱傳者。不過數篇。嘗見華子潛巖居稿。王子裕詩稿。陸無從大雅堂稿。已上俱於友人家一見俱完善可錄。而華陸則出於大曆。乃知國朝諸名公。有其實而姓氏不甚顯著。無關於一代者。實多也。

國初詩。首稱高楊張徐。都玄敬云四公皆吳產故得並稱張徐皆各省人喬居於吳胡元瑞云。季迪下。便應及楊張徐二子。遠矣。愚按季迪才

情特勝。五言古唐體。可二十篇。直逼李杜。國朝李何而下。所無。歌行多出青蓮。而才力豪邁。當為稱首無疑。楊五七言古。每多任情。張五言古。六朝唐人。體無不具。而學杜者為優。歌行步驟既超。才力亦稱實在。季迪之亞。乃知後人未覩諸家全集。斷不可輕立議論也。

高季迪名啓詩。初有吹臺集。正鳴集。鳳臺集。後自刪改。彙次為一。總名曰正鳴集。僅三百餘首。今有高太史大全集。凡二千餘篇。極其冗濫。乃正統間徐庸所廣也。

國朝詩人。敦古昉於季迪。匠心始於孟載。然季迪五言古。長於唐體。踈於漢魏。

李迪歌行豪蕩俊逸。多出青蓮。媯蚩子。黃大癡。稍近於變。王敬美云。李迪才情有餘。使生弘正。李何間。絕塵破的。未知鹿死誰手。元美謂歌行之有獻吉。其猶龍乎。仲默于鱗。其麟鳳乎。愚謂鱗鳳之喻。當歸李迪。

胡元瑞云。高太史昭代初。雅堪禘禘。而弘正諸賢。揚推殊不及之。至兩瑯琊。元美敬美咸極表章。眾論遂定。愚按弘正諸賢。揚推不及。則以元習未去故。樂府律詩是也。兩瑯琊咸極表章。則以才具瀾翻故。五七言古是也。

李迪五七言古。才具瀾翻。風骨穎利。故含蓄深沉者少。而字句亦有未妥。蓋其氣豪。不能精思故耳。王華川序言之最切。至其才情所到。則絢爛溢目。

李迪七言律。如鳴蹕聲中。落日登高。秦金不厭。新烟着柳。重臣分陝。少年恥着。風卷雙旌。足為國初正始。然前四首。盛唐遺響。後三首。亦晚唐俊調。餘悉為中晚矣。七言絕率皆晚唐。

楊孟載名基五七言律絕。悉入晚唐。而七言律較工。後人遂以為出張上誤也。

國朝古律之詩。為艷語者。自孟載始。然情勝而格卑。遠出溫李之下。元美謂其情至之語。風雅掃地。予謂果爾。則溫李諸子。宜盡黜矣。豈詩家恒論哉。

張來儀名羽五言古靡所不有。而學杜者為優歌行完美者。在伯溫之上。五七言律。悉入中晚。其為中唐者。淘洗頗工。然與古詩歌行如出二手。七言絕。太逼晚唐。

劉伯溫名基全集蒼莽不純。然國朝為四言騷賦古選樂

府者。俱自伯溫始。胡元瑞云。劉青田伯溫青田人旅興等作。

有魏晉風。足為國朝選體前驅。歌行入錄者。杳冥恍

惚。最為得體。宏大處。更勝來儀。惜小有玷缺。又結語時

涉餒弱。五七言律入錄者。雖不甚工。而氣亦不薄。餘悉

為宋人。而鹵莽過之。王元美云。明興大約立赤幟者

二家而已。才情之美。無過季迪。聲氣之雄。次及伯溫。當

時孟載景文子高輩。實為之羽翼。

袁景文名凱七言律。悉學子美。而不成語者。幾半。然僅得杜

之駘蕩。至白燕荷花鏡中梅。則晚唐格也。白燕最工。當

時號為袁白燕云。五七言絕。多非本相。

何仲默云。取我朝諸名家集讀之。弗多得得而讀之者。

又皆不稱意。獨海叟詩為長。景文號海叟叟歌行近體法杜

甫。古作不盡是為國初詩人之冠。已上仲默語李獻吉云

叟師法子美。時有出入。集中白燕詩最下。最傳。諸高者

顧不傳。雲間故吳地。叟亦不與四傑列。皆不可曉。仲默

謂國初詩人。叟為冠。已上獻吉語詳二公之意。其所推重

者在歌行近體耳。愚按景文五七言律。玷缺者甚多。七言入錄者。僅得杜之駘蕩。而警絕處絕少。歌行僅能學杜短篇。而長篇較高。張伯溫相去甚遠。槩謂其為國初詩人之冠。亦矯往之過。胡元瑞云。仲默於國初推袁海叟。其詩氣骨出高楊上。才情大不極也。已上元元瑞語美見伯溫論中元瑞不為李何所惑。可為卓識。至白燕一詩。格雖晚唐。在詠物亦有可取。如獻吉詠物實多。而不成語者過半。五穀不熟。斷不如蕪稗也。

楊東里名士奇前集諸體共五百七十七首。續集諸體共一千四百二十首。東里卒於正統八年。年八十。前集有楊

江陵序。乃正統元年所撰。是時東里已七十二。則續集之多。乃其子導并收前集所遺而刻之。故應酬者十居六七。前集五言古。漢魏最長。而唐體短篇亦勝。續集則唐體長篇多有可觀。國朝五言古。漢魏唐體兼善者。僅東里一人。七言古。前集寡。鴻鉅之製。續集入錄者較勝。五七言律。前集實多佳篇。續集可采者甚少。七言僅得百中二三。

宣廟尚文。五言古大多古體。東里五言古多法漢魏。正是風化所及。獻吉送昌穀詩云。偉哉東里廊廟珍。是也。但較于鱗。稍為淺易。又不免多用古句。律詩較楊張諸子。

始漸入闊大。但以全集觀。氣格不甚高耳。

王行儉名直諸體共二千六百二十首。然應酬倉卒者多。故

字句時有未妥。五言古漢魏體甚少。然較東里實能稍

變。唐體全集實多膚淺。入錄者頗亦稱工。然不及東里

之大。七言古惜少變化。中數篇才力實勝東里。

行儉五七言律全集實多淺近。然五言入錄者冠冕典雅。

大變國初之習。餘唐調亦七言律凡一千一百二十一

首。入錄者僅二十之一。可次五言。其他題詠亦頗稱工。

聲響色澤與五言俱勝。東里前人俱不稱述。未曉。

沈啓南名周古律絕句七言為勝。成弘間多尚宋體。入錄者

僅啓南一人。啓南律深晦者。未可為法。專詣者。或掩宋

人。至李何一變。遂為初盛。正音其傳誦者。恐出於偽。未

敢入錄。

啓南五七言古。全以意見為主。語雖精快。然不及宋人之

大。七言夏圭山水題画卷。則宛出東坡。

啓南七言律。如馬上黃沙。少年儒將。天連湘漢。落日荒荒。

等篇。體亦為正。如得喪有塵。齊後滅。是非無種。辯時生。

老盡鬚顏畧相似。記來年紀久應訛。青山一杖付

歸客。玉洞千花留故人。特抱琴來僧已出。欲因山竚

鶴先行。高歌激物鳥忽語。樂事會心人不爭。藥如

效世黃金賤。年莫瞞人白髮公。山窮借看堂中画。花

盡來尋竹主人。穿窈窕來憑拄杖。可盤桓處藉闌干。

洗開山色雲生浪。鍊出秋容樹轉丹。頭衰要雪消難

得。山缺教雲補不妨。傳公得余詩画失去重補算春已及一百五。問

老今慙七十三。桑戶日長蠶足食。竹堂風暖燕交談。

山雨乍來茆溜細。谿雲欲墮竹稍低。簷頭故壘雌雄燕。

籬脚秋蟲子母鷄。觀生如寄誰非客。視死為歸此是

家。鶴表虛名待誰錄。狐丘宿約與妻催。四句款有杯

盤及奴輩話。因門戶惜丁男。欲博晏眠高着枕。便圖

老眼大抄書。屋須矮小茆須厚。窓要清虛竹要疎。

着味笑堪陪座客。劖分癡好作家翁。耳語意精快。宋人

每家可得二三聯。啓南全篇可得二十餘首。當在宋人

之上。

啓南傳馮元成詳言之。門下學詩學画者皆一時盛名之

士。如都玄敬。文徵仲。唐伯虎等。故其名最著。然後人所

慕。如落花等。但得其膚淺耳。於精快處。無一語也。觀其

摘句。當知之。

王元美云。成弘之際。頗有俊民。稍見一斑。號為巨擘。然趨

不及古。中道便止。搜不入深。遇境隨就。卽事分題。一惟

拙速。和章累押。無患才多。北地矯之。獻信陽嗣起。仲昌

穀上翼庭實下毘敦古昉自建安。採華止於三謝。長歌取裁李杜。近體定軌開元。天地再闢。日月為朗。詎不美哉。

世之論李何者。莫不謂獻吉。倣輦。仲默捨後。此似曉不曉。獻吉五言古。粗率不純。即漢魏六朝。李杜靡所不有。而相肖者無幾。信為倣輦。若歌行。雖學子美。而馳騁縱橫。實有過之。又未可以言倣輦也。仲默五七言古。信多捨後。於國朝諸子。不足當其下駟。而七言律。則元瑞。所謂溫雅和平。動合規矩者也。蓋獻吉山斗一代。實在歌行。而仲默冠冕諸公。實在七言律耳。或選何歌行。

篇什與李相等。選李七言律。篇什與何相等。是全不知詩者。

樂府五七言雜言。有自由機軸者。有摹擬相肖者。獻吉李則兩失之。元美謂獻吉樂府自魏而後。有逼真者。直夢語耳。

歌行本於離騷。獻吉熟於騷。其歌行妙處。皆得於騷。于鱗於騷學實疎。故歌行無一可采。獻吉歌行入錄者。紆回隱約。有餘不盡。短篇嚴緊。精鍊不雜。一常語。此國朝

諸公所無。長篇體雖縱橫。而意實渾涵。實兼李杜所長。與論李杜不同。其不及李杜者。則累語累字為多。而全

集益見蒼莽也。漢京篇。楊花篇。去婦詞。專學初唐。附見本體之後。

獻吉五言律入錄者僅十之一。然於初唐子美得其神髓。惜不免有玷缺者。元美刻意慕杜。兼愛初唐。實未有一語也。

獻吉七言律入錄者益少。然氣格蒼古。本乎自然。非矯強可到。若全集則有生句。稚句。庸句。鄙句。其鹵莽率意。近於學究者有之。國朝諸公論詩。多貴耳賤目。惟元美庶為有見。至論獻吉七言律。亦貴耳賤目矣。獻吉五七言律絕於朝廷。郊廟。邊塞。諸作。則工於山林。

田野間適諸詩。則拙益才性各有所宜。若李杜則無不兼善矣。七言絕。帝京篇。郊祀歌等。氣格本乎李杜。惜未盡工。

何仲默名景明五言古。初年學唐。短篇間有相近。既而學漢

魏實疎。樂府雜言七言。出於兩漢者為離。出於六朝唐人者。間有可采。中用韻多兩句一轉。非樂府本色。歌行才力遠遜。獻吉而亦未升高岑之堂。間有入錄者亦不盡合。元美謂獻吉包徐孕。何是也。

仲默袁海叟集序云。景明自為舉子。歷宦十年。日覺所學

非是。李杜歌行近體。誠有可法。而古作尚有離去。漢魏李杜

各極其至。說見前集李杜論中。景明學歌行近體。有取二家。旁及初盛

古作必從漢魏求之。雖迄今一未有得而執以自信弗敢有奪。愚按此論雖於李杜古詩有不相契。然與前捨後之說。見前集總論李何論詩中及所云子美歌行不及初唐。見前集李杜論第十一則意甚相反。蓋此言自為舉子。歷官十年。乃三十以後言。而前所云。則三十以前見也。然集中五言古學漢魏實疎。歌行較李杜。又自迴絕。蓋仲默轉想雖切而資性實遠。終未有一得耳。至年三十九而卒。惜哉。

楊用修云。仲默枕藉杜詩。其於六朝初唐。未數數也。與予及薛君采言。及六朝初唐。始恍然自失。乃作明月流螢二篇擬之。予謂詩先體製而後氣格。仲默冒穀君采用

修諸人。多學六朝初唐。似過而實不及也。

王元美論李何諸子云。長歌取裁李杜。近體定軌開元。天地再闢。日月為朗。此見元美及李何諸子。所見所造。皆歸於正。薛君采。楊用修。工於六朝初唐。又自以導仲默為功。予謂薛楊二子。實為禍首。然仲默入初唐。止七言古一體。而他則未嘗入也。獻吉元美。亦有六朝初唐。實以備眾體耳。非有意學之也。

仲默五言律。全集太弱。元美謂不能諱其孱。是也。然入錄者多出盛唐子美。

仲默七言律。風體不一。入錄者。多出盛唐子美。亦有出

大曆者。餘雖稍弱。無不可觀。當爲國朝七言律第一。

蓋于鱗雖高壯雄麗。不免銛穎太露耳。獻吉駁仲默書云。仲默詩如搏沙弄泥。散而不瑩。又云。君詩結語太拙。易。七言律與絕句更不成篇。亦寡音節。此論一一相反。豈以仲默論其詩。色澹黯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搖鞞鐸。獻吉心有不服。而故爲是以詆之耶。

子美七言律尚有稚語累語。仲默學杜。雖氣格稍遜。而純美勝之。故仲默五七言律及獻吉五言律皆子美嫡嗣也。

王敬夫嘗言獻吉改正予詩者。稿今尚在。惟仲默諸君子亦獻吉有以發之。至其漫興詩則云。仲默親從獻吉遊。高才妙悟孰能儔。寧獨老夫堪下拜。卽教獻吉也低頭。蓋仲默才力本不及獻吉。而五七言律精純秀美實爲勝之。此蓋服其精純秀美耳。

徐昌穀

名禎卿

迪功集樂府雜言繫舞歌。閶闔行。猛虎行。宛

爾西京。而語無盜襲。當在于鱗之上。獻吉以下勿論也。五言律與象玲瓏。風神超邁。乃盛唐化境。元美元瑞俱不相契。七言律出於子美。變者在獻吉諸子之上。獻吉序昌穀集云。守而未化。故蹊徑存焉。元美謂昌穀所未至者。大也。非化也。世以王爲篤論。然元美又謂昌穀咀

言源後集 卷之二
六朝之精旨。采初唐之妙則律體微乖整栗。亦是浩然太白之遺。則元美之所謂化者。意在古詩排律。而不在五言律也。則獻吉未為失言。而元美反為大戾矣。敬美極推服昌穀及高子業。五言律謂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廢興。二君必無絕響。可謂知言。

徐昌穀少年文匠。齊梁詩沿晚季。所著有鸚鵡編。焦桐集。花間集。野興集。自慚集。大要淺稚鄙俗。焦桐則盡入惡陋。鸚鵡畧有可觀。逮舉進士。見獻吉。始大悔。改其所為。今迪功集僅一百九十首。乃其自選後作。而前詩一無取焉。後皇甫氏為刻外集。袁氏為刻五集。元美謂如舞

陽絳灌。既貴後。為人稱其屠狗吹簫。以為佳事。寧不泚頰。愚按獻吉元美茂秦諸公。不能精自嚴選。使後人指摘瑕疵。乃自失之。季迪昌穀能自嚴選。而淺鄙之夫。必欲盡彰其短。良可痛恨。二公有知。當切齒九原矣。

邊庭實

名貢

五言古語多錯出。出漢魏者。較于鱗則為淺易。

樂府雜言格新調婉。惜變化差少。然以意為主。而不以格為主也。五言律多出子美盛唐。七言律和韻最多。下者有同學究。入錄者冠冕整秩。而兼有氣格。其工處較五言為勝。元美稱五言勝七言。以全集論也。七言絕迎鑾曲。凱歌等。出於太白。永王東巡歌。上皇西巡歌。較獻

吉帝京郊祀完美過之當為傑作。

胡元瑞云弘正並推邊何徐李每怪邊品第懸遠胡得此

稱及細閱當時諸家仲鳧戴冠德涵康海敬夫王九思子衡王廷

相詩皆非長華玉顧璘繼之鄭善夫升之朱應登士選熊卓董或

調正格卑或格高調僻獨邊視諸人差為諧合不得不

爾愚按此論五七言律也不惟於庭實有當而於諸子

亦見其大畧矣。

王敬夫名九思全集多不可觀即入錄者非竄易一兩字不

可七言律槩多學杜較景文得杜之正然不免稍為束

縛。

王敬夫自序云予始為翰林時詩學靡麗文體萎弱其後

德涵獻吉導予易其習焉獻吉改正予詩者稿今尚在

也而文由德涵改正者尤多愚每讀此序未嘗不斂衽

歎服今人一登科第即恥言受學既入翰苑則文衡在

我矣敬夫謙而受益卑不可踰卒與康李先後並驅宜

矣獻吉名高一代亦述王叔武相發之言何能損其萬

一適足益其美譽耳。

高子業名叔五言古或出太康亦有出於應物者七言古

間得數篇殊不為工五言律多出摩詰王敬美極稱之

然全集多生字生句即入錄者亦畧見之蓋欲以此見

言源後集 卷之二 詩
風格耳。此是不及昌穀處。予嘗以全集觀。輒欲棄去。最
後刪錄。不忍釋手。故知弘正諸子之詩。非選錄不可。

弘正諸子觀諸家序列不同。則知李何徐邊而外。無定名也

薛君采名惠與何默唱酬為多。樂府有三言四言雜

言較諸子雖勝。而適用者少。予嘗謂諸家集。有樂府三

言四言雜言者。為店眼物。惟于鱗專習擬古。故為獨工。

君采五言古視弘正諸子。足為吐氣。然平生耽於六朝。故

於宋齊以後多工。漢魏以下亦能彷彿。而唐古則未嘗

為也。

君采七言歌行。元夕篇。燕歌行等。出於初唐。而元夕最工。

君采五言律集中。前半截為工。後半截為劣。中有出初盛

者。而初唐為工。七言律有出子美者。然於沉雄渾厚處

無一語也。七言絕如涼州詞。塞下曲。皇帝行幸南京

歌。海上雜歌。遠游曲。可繼獻吉庭實。至學子美變體。則

入錄者少。

楊用修名慎詩多填故實。而訛字復多。入錄者。則取明顯也。

薛君采序其詩。言才與學。元美謂用修如暴富兒郎。銅

山金埒。俱可見矣。予嘗謂用修騁博。元美誇多。然元美

深貶用修。而陰法之。又不可不知。

用修五言古學漢魏者。亦能稍變。然齊梁以後者為最工。

胡元瑞謂清新綺縟獨掇六朝之秀是也。

用修七言古多出齊梁初盛而初唐尤工。

用修五言律多出初唐七言律多用杜語後半截似多流麗其俊亮高華者已啓七子之調但不若七子之精工耳。餘篇亦無弱調變體最工。

李于鱗名攀龍

樂府五言及五言古多出漢魏世或厭其摹

倣然漢魏樂府五言及五言古自六朝唐宋以來體製音調後世邈不可得而惟于鱗得其神髓自非專詣者不能至於摹倣餽餉或不能無而變化自得者亦頗有之若其語不盡變則自不容變耳語變則非漢魏矣所

可議者於古樂府及十九首蘇李錄別以下篇篇擬之殆無遺什觀者不能不厭耳。

于鱗學漢魏蓋於六朝及唐體古詩初未嘗習逮予告而歸始差次古樂府及十九首錄別以下諸詩擬之而盡力於漢魏是于鱗學古初無所染又能專習凝領漸漬歲月故遂得其神髓耳王元美云西京建安似非琢磨可到要在專習凝領之久神與境會忽然而來渾然而就無岐級可尋無色聲可指元瑞亦言兩漢詩非苦思力索所辦當盡取其詩玩習凝會風氣性情纖屑具領若楚大夫子身處莊嶽庶幾齊語試觀于鱗學古則二

子之言信有徵也。

擬古惟于鱗最長。如塘上行本辭云。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賢豪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蔥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管與蒯。于鱗則云。念妾平生時。豈謂有中路。新人斷流黃。故人斷紈素。新人種蘭若。故人種桂樹。新人操陽春。故人操白露。格做本辭。而語能變化。最爲可法。若相逢行。中添一二段。格雖稍變。然宛爾西京。自非大手不能譬如臨古人。畫中間稍添樹石。亦是作手。惟陌上桑。但畧換字句。則甚無謂耳。

于鱗擬古樂府雜言七言語或逼真。復有得於擬議之外者。七言古聲調全乖。無一語合作。予嘗謂七言古仲默無篇。于鱗無句。黃介子謂此語無人能道。

于鱗七言律冠冕雄壯。俊亮高華。直欲逼唐人而上之。其俊亮處。或有近晚唐者。餘子亦然。然二十篇而外。句意多同。故後人往往相詆。然唐人七言律。李頎諸公。僅得數篇。尚足不朽。于鱗嚴選。可得二十餘篇。顧不足以傳後耶。但後進初學。志尚奇僻。於其高華雄壯處。實不相投。故託之溫雅。以抑其雄壯。託之清淡。以抑其高華。既未足以壓服人心。則直以句意多同。并乾坤日月紫氣黃金等字。責之矣。如自許鐵冠衝瘴癘。兼攜白筆掃風

霜彈章氣借山河壯。執法秋臨節鉞寒。白日自流荒
 徼外。青山不盡夜郎西。百粵大雲搖海色。九峯寒雨
 壯秋陰。千乘旌旗分羽衛。九河春色護樓船。騰裝
 殺氣三江合。吹角長風萬里生。鼓角疑從天上落。輶
 車真自日邊來。地拆黃河趨碣石。天迴紫塞抱長安。
 山連大陸蟠三晉。水劃中原散九河。蒼龍半挂秦
 川雨。石馬長嘶漢苑風。大壑秋陰生蜃氣。扶桑日色
 照樓臺。巴山漸出雲連楚。劍閣迴看雪照秦。千峯
 曙色開金掌。並馬寒光照錦袍。漳河雨雪襜帷黑。大
 漠風塵燧火青。青樽夜倒滹沱月。紫馬秋嘶大陸雲。

黛色總疑天目雨。寒聲不辨浙江潮。九里松等句。冠冕

雄壯者也。但較之獻吉則着意賈勇耳。五言律體雖宏
 大而警絕者少。間有俊語。乃七言賸餘。七言絕入錄者。
 較律聲調雖同。而意實寬裕。足配龍標。

于鱗七言律。冠冕雄壯。誠足凌跨百代。然不能不起後進
 之疑者。以其不能盡變也。唐人五七言律。李杜勿論。即
 王孟諸子。莫不因題製體。遇境生情。于鱗先意定格。一
 以冠冕雄壯為主。故不惟調多一律。而句意亦每每相
 同。元美謂守其俊語。不輕變化。是也。然或厭其一律。而
 錄其別調。則又失其所長。非復本相矣。餘子亦然。

世多稱獻吉倣顰于鱗倣古予謂 國朝人詩惟一子可

稱自立門戶。如獻吉七言古于鱗七言律是也。蓋詩之

門戶。前人既已盡開。後人但七分宗古。三分自創。便可

成家。中郎一派。僅拾唐末五代涕唾。詳見五代論末今人不知。

以為自立門戶耳。七子總論見梁公實論後

元美論同列詩。每多過譽。而于鱗又所深服。然細詳諸說。

多是貶詞。而無譽言。李諸體歌行最劣。反不免過譽矣。

王元美名世貞四部稿前後集共四百五十四卷。古今文集。

未有若是之多者。竊謂劉向張華學稱博矣。而著述未

嘗多。太白子美詩稱工矣。而文章未嘗富。今元美詩數

倍於李杜。文數倍於韓蘇。且於天地人物文章政事釋

老九流。以及書畫工技靡所不通。而侈言之。此勢之必

不能兼。而理之必不能精者。但其陵轢中原氣蓋一世

又能獎借後生。後生出其門者。皆一時之傑。咸以謂詩

兼李杜。文勝韓蘇。古今集大成者。一人而已。後人何敢

措一喙焉。

元美識超一代。力敵萬人。有兼功而無專力。總諸體而論

樂府變數篇。可稱詣極。五言古選體最劣。唐體稍勝。變

體及學東坡者。多有可觀。歌行六朝唐宋靡所不有。而

入錄者不能什一。中雖有奇偉之作。而純全者少。變體

詩源後集 卷之二
始多全作。五言律僅得百中之一。而實非本相。七言律意在宗杜。又欲兼總諸家。然臃腫支離。復多深晦。晚唐奇醜者亦往往見之。此英雄欺人耳。

元美五七言古變體常勝。蓋元美爲詩。多得於倉卒。寡訓練之功。故正體每多累字累句。變體則乘興而就。反多完美耳。

元美七言律凡一千五百五十八首。可采者僅百中一二。而字句尚或有累。元美謂于鱗七言律三首而外。不耐雷同。又謂謝茂秦興寄小薄。變化差少。豈自謂其獨能變化耶。甚矣責已太恕。責人太嚴也。

太白斗酒詩百篇。故其語俊逸而高暢。子美語不驚人死不休。故其語奇拔而沉雄。元美七言律意在宗杜。而恒以倉卒得之。宜其支離愈甚也。

盛名最易誤人。獻吉元美七言律。讀者不敢少貶。此信耳也。作者不復自疑。此信人也。信人者。時一見之。信耳者。天下皆是也。然獻吉之鹵莽率意。昧於杜之變。元美之支離深晦。昧於杜之奇。於奇變皆無所得也。

元美稿。凡片紙隻字不棄。蓋欲以多爲勝。或以爲言。公云。秀美者。固吾子。禿髮癬疥者。亦吾子也。終不復刪。其詩野夫興就不復刪。大海迴風生紫瀾。蓋其意本如是耳。

宗子相名臣五言古多出漢魏較于鱗精純不如而才力則勝庭實七言古短篇多類太白於諸體為優長篇如二華金山廬山頗多奇縱而怪誕處則似任華盧仝此不善用其才者五七言律意在匠心故不成語者多入錄者僅十之一而多非本相七言律變體為勝

元美言子相從吳生論詩不勝覆酒孟嚙之裂歸而淫思竟日夕至嘔血又言子相詩足無憾於法乃往往屈法而伸其才云云愚謂子相覆孟嚙裂有不自安意淫思至嘔血乃求通而入也其合作者未必不因悔愴而得

若今之趨異弔詭者則傲然自信豈復能嚙孟嘔血耶謝茂秦名榛全集諸體共二千三百五十九首乃趙王府所刻盡搜生平所作而裒集之應酬者十居四五最為冗穢要多初稿未竄定者

茂秦五言律淺稚者十之三生澀者十之二入錄者高壯雄麗為諸子冠如風雲隨鳳輦日月動龍袍 黃沙連塞近黑水入荒流 日翻龍窟動風掃鴈沙平 亂山通驛道殘日照邊樓 雲出三邊外風生萬馬間 旌旗搖海月笳鼓振邊風 鴈逐邊聲起鯨翻海色來 草枯馳馬地霜冷射鵬天 塞日嘶天馬邊風落皂鵬

海月窺龍劍。沙雲接鴈山。城連岱雲起。地接海天

浮。等句。皆高壯雄麗者也。至如舊館殘孤燭。秋原老

百蟲。落葉全疑雨。明河半隔雲。倚杖海天近。聽泉

雲壑重。潭龍乘月色。山鬼傍松陰。聽兒鉢盂知舊物

鐘磬會餘音。僧風飄五更笛。月照萬家霜。等句。則又

沉深而有餘韻。排律采錄可得三十餘篇。氣格雄渾。足

配初唐實。國朝諸家所無。

茂秦七言律。淺稚者十之二。生澀者十之四。入錄者。冠冕

雄壯。足繼于鱗。如胡虜幾窺青海戍。烽煙又上白登臺。

画角悲涼孤館夜。黃榆搖落九邊秋。天橫落照明

孤壘。地入窮荒接萬山。黃河蕩日寒聲轉。嵩嶽連空

遠色開。胡笳遙動黃雲暮。塞馬長嘶白草秋。雨過

羊城春浩浩。雲連鯨海夕冥冥。大野暝煙沉漢壘。亂

山秋雨滯戎衣。笳吹夜月軍門靜。劍倚秋天虜障空。

蒲海風聲連鼓角。葱山雲色亂旌旗。北望雲開燕

道路。中原天劃晉河山。漢關晴雲低抱樹。海門涼月

半浮天。居庸北去胡霜下。碣石東臨海日寒。馬經

滹水魚龍避。霜下恒山道路清。路出三吳兵火後。帆

歸百粵海雲邊。能驅瘴癘霜威遠。直壓波濤海勢平。

天開鳥道三秦外。地入蠶叢萬井西。塞門列陣山

雲合幕府聽笳海月懸。秦雲曉度三川水。蜀道春通
 萬里橋。地出三峯雄峽服。天分八水雜秦聲。平地
 波濤吞澗谷。極天雲霧失峯巒。等句。皆冠冕雄壯者
 也。至如秋草空迷長樂苑。夕陽猶傍集靈臺。湘鴈晚
 低彭蠡澤。楚雲春澹豫章天。曇雲不作空山雨。祇樹
 還生象外花。海上有雲連蜃氣。嶺南無雪到梅花。
 楚棹正逢歸塞鴈。漢雲遙送渡江人。月明綠酒當年
 共。秋老黃花近賞違。宮中燭映西山雪。笛裏梅傳上
 國春。雲間不辨銀河色。樓外空傳玉笛聲。光臨鳳
 闕清鐘斷。寒入龍庭画角悲。秋早朝尚憶嘶風去。夜醉

猶憐踏月回。悼等句。則聲調和平。較于鱗格稍能變。變

體四首。在諸子之上。七言絕十餘首。可配龍標。大抵七

子之詩。以才氣勝。至鍛鍊之功。則讓茂秦。但多工句而

不工篇。故高壯者。或未融洽耳。此七子所以讓仲默也。

嚴滄浪云。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

能感動激發人意。愚按茂秦五七言律絕。其妙處正在

於此。今人不惟厭其詩。且厭其題矣。

茂秦詩說云。能寫眼前之景。須半生半熟。方見作手。嘗與

盧次樞論詩。盧云。格貴雄渾。句宜自然。吾子何其太苦。

恐刻削有傷元氣。今觀其集中多生澀語。正盧所謂刻

削有傷元氣者也。又其詩云。詩緣老後格逾健。今考其淺稚者。多少年作。生澀者。實晚年作。豈識見不足以生澀為格健耶。觀其論李長吉詩。便是其悟頭差處。見總論

秦詩說中

傳稱茂秦初學詩。冥搜苦索。至徹日夜不寐。抵面見客語。俚俚若駮人。終席不省客所謂。何或偶觸堅壁。跌足下坑塹。不覺也。以是詩益工。陳王叔云。大都山人平生以身為易盡。而無以累之。以名為不朽。而無以奪之。窮極而思工。思工而語至。已上王叔語今於其淺稚生澀者。痛加刪削。實欲成其後世之名耳。

徐子與名中行

七言律才氣豪邁。較明卿和平處。雖少。而光

燄崢嶸勝之。元美稱其宏麗悲壯。讀之令人神聳。是也。

但雷同處。過于鱗。如樓船迴自三江下。玉帛還當萬國

先。送羅大參自滇南先期入賀萬壽九衢避馬風霜舊。三殿飛龍日月

新。風雲六傳從天下。鼓角千群出塞行。強虜千群

俘馘盡。將軍五道凱歌歸。記室半傾天下士。戈船曾

繫日南王。一上岱宗歌郢調。遂令東海失齊風。元美備兵

東山憲府秋開千徼月。樓船南盡百蠻天。天南氣色高

銅柱。日下聲名壯鐵冠。噓氣何勞驚日月。排空忽自

壯風雷。渡淮大風盤江明月千山出。衡嶽浮雲一日開。雲

夢火明秋校獵蘭臺風起晝披襟。驄馬曉從三殿出
 虬峯秋映九江寒。高秋落木千江下。天闊寒雲七澤
 來。獵獵悲風連九塞。蒼蒼秋色徧諸陵。百蠻天隔
 盤江雨。萬里秋生日觀峯。風雲自鬱千秋色。星斗常
 寒百粵天。秋陰曉散千帆雨。海色晴連萬里潮。王
 氣却連玄武署。鈞天猶振洞庭湖。元美自鄖臺一日星
 拜留京廷尉辰分五嶽十年風。雨滯雙龍。萬里戈船歸百粵。九關
 芻粟轉三河。等句皆冠冕雄壯。足繼于鱗者也。其他
 用事屬對。極為精切。

或問予。元瑞云。今人於登臨。則必名其泉石。燕集。則必紀
 其園林寄贈。則必傳其姓字。最詩家下乘小道。子與精
 切。無亦類是乎。曰。論古今人詩各異。在唐人已有不免
 者。學者苟不得其氣格神韻。而拘拘於此。是為下乘小
 道。苟得其氣格神韻。而復如此精切。奚不可也。
 子與交歡于鱗。元美遂取舊草焚之。自是詩非開元文非
 東西京。母述此。正與昌穀見獻吉。改其所為相似。二徐
 捨已從人。卒能方駕二李。今人溺於偏衰。而反於雅正
 者。嗤之。欲垂名後世。難矣。

吳明卿名國倫

七言律多冠冕雄麗。足繼于鱗。

如赤縣五雲開北極。黃河萬里劃中州。胡笳暮

咽三城戍。漢節秋清九塞塵。七澤春深飛彩鷁。白蠻
天盡躍青驄。橫戈已壯吞胡氣。按轡新成出塞詞。

吳雲晝擁黃金甲。漢日秋懸白馬盟。萬馬忽乘青海
戍。六師翻困白登圍。霜下薊門天黯澹。虹垂碣石晝

陰森。鄉心苦被蠻雲結。客淚遙含海色來。浪擁帆

檣天際亂。星蟠吳楚鏡中分。江合百川爭赴海。山蟠

一柱上撐天。胡吞九水浮天闕。地擁三巴入鏡來。

千帆雨色當窓過。萬里江聲動地來。明月萬家機杼

恨。黃雲四塞鼓鼙哀。風吹華髮乾坤短。天坼黃河日

夜流。橋石似從洹水駕。林煙欲撲太行飛。天寒霧

白蠻王壘。日落江清帝子樓。雙流夾郡風雷走。萬嶺

蟠空日月垂。十年瘴海波初定。八月星槎使正還。

等句。皆冠冕雄壯。然以全集觀。聲調較諸子稍婉。至如

仙梵杳從空翠落。亂帆紛挂野雲飄。風生錦障吹陰

雪花簇瓊筵。駐夕暉。一自風塵捐駿骨。翻從湖海問

龍顏。寓直桐陰清左掖。退朝香霧鬱西山。山氣作

雲蒸宿暑。溪聲帶雨咽新秋。谿聲暗咽秦時雨。村落

仍遺晉代風。酒船歌舞縱橫入。沙磧鳧鷗斷續逢。

新營石室藏金粟。小引溪流灌白蓮。等句。則聲調和

平者也。

明卿七言律。全集實多未穩。亦有生澀如茂秦者。元美稱其首尾勻稱。官商律諧。情景相配。敬美亦言他人多於高處失穩。明卿多於穩處藏高。蓋指其入選者言之。

梁公實

名有譽

諸體較諸子爲少。而入錄者多。疑後人刪選。

七言古亦較諸子爲勝。但未盡工耳。

公實七言律如上。谷風塵通大漠。居庸紫翠落層巒。北海波濤三島近。西山樓閣五雲凝。青海月明胡馬動。黃榆風急皂鵬寒。坐令鳴鏑侵周甸。不見封泥守漢關。龍沙旌閃胡塵斷。鹿塞笳鳴漢月流。狐塞天低橫殺氣。鴈山秋早動邊聲。天闊高臺招駿去。風生大

漠射鵬來。

人間漫憶衝星劍。海上虛留貫月槎。

接

塞戰塵天外黑。隔城山色雨中青。

千峯涼雨窓前急。

萬壑驚濤樹杪來。

南國梯航催貢賦。中原戰鬪憶提

戈。

西山雲霧開黃甸。北闕星辰護紫微。

西山雷起

蛟龍鬪北極。雲垂海嶽昏。

戰後關山生暝色。雨餘城

闕淡秋陰。

共懸霄漢乘槎興。忽動江湖擊節情。

孤

城海氣霾寒日。萬壑鐘聲出暝煙。

等句。皆冠冕雄壯

足繼于鱗者也。然入錄雖多。全篇則不如諸子爲工。至

如澗泉雜雨鳴山閣。空翠因風濕客冠。

下榻微風吹

石壁。當歌明月出江雲。

林藏宿雨諸溪漲。峽束長江

萬木低。誰家笛弄千山月。半夜烏啼萬樹霜。石樓
積翠臨滄海。鐵柱飛泉落紫虛。海上斷雲秋漠漠。天
邊落木歲陰陰。村前花逐諸溪水。雨後人耕滿壑雲。
野煙細透盧敖杖。夜雪難乘剡曲舟。石牀雲滿無
人掃。山笥書成只獨看。葉聲四起催山雨。澗溜斜分
到石池。等句皆聲調和平。而有氣格。出明卿之上。較
諸家爲多。

胡元瑞云。七言律開元之後。便到嘉靖。雖圭角巉巖。鉅穎
峭厲。視唐人性情風致。尚自不侔。而碩大高華。精深奇
絕。人驅上駟。家握連城。名篇傑作。布滿區宇。古今七言

律之盛。極於此矣。愚按元瑞此論。於于鱗諸子。最爲公
平。且字字精切。無容擬議。今人第以其語意多同。并多
用乾坤日月等字。遂并其高處棄之。此雖識性淺鄙。抑
亦袁氏之說中之也。以下三則總論七子之詩

嘉靖七子七言律。碩大高華。精深奇絕。譬之吾儒。乃是正
大高明之域。今之宗中郎者。視之不啻寇讐。學者苟有
志於反正。正當以此砥礪。苟能於此編時時諷詠。開拓
其心胷。使齷齪鄙吝之念盡消。則邪氣自不容入矣。予
嘗謂嘉靖七子之律。氣象籠蓋千古。惟溫雅和平稍乖。
不能不遜弘正諸子耳。

詩之碩大高華。譬食味之有牢牲。享宴之品雖衆。然必以牢牲為先。胡元瑞謂詩富碩。則格調易。高清空。則體氣易弱。是也。七子七言律。碩大高華者多。而溫雅和平者少。祇是不能通變。今之宗中郎者。於七子之語。而盡黜之。是猶享宴而盡廢牢牲也。不惟失體。且不知正味矣。李本寧學唐太過之說。見盛唐總論實為七子藥石。

屠長卿名隆三集多出於倉卒。即入錄者。非竄易一二字。不可。

五言古。白榆悉學青蓮。

由拳歌行。出初唐者最工。明月篇。初讀仲默。覺甚工麗。及讀長卿。覺仲默稍為雜亂。而工麗亦有弗如。蓋長卿才

力實勝仲默耳。栖真恣意傾倒。畧無含蓄。贈宋伯靈。贈盧子明。孫公子席上放歌。亦皆傑作。贈宋伯靈囊無二句

雖佳。但前後相接。調實不穩。宜刪。又孫生有言。天許作閒人。佛容為弟子。頗類任華。刪去四字。無害。贈盧子明長句太多。刪去數字。孫公子席上歌。前段有似樂天。易之為妙。白榆豪邁。悉似青蓮。極才人之致。中如薊門行。太白酒樓聽武生歌。畫洞庭。畫錢塘。頗稱奇偉。然太白酒樓宜刪二句。聽武生歌。宜刪四句。不錄者不論。

長卿古詩歌行。才具瀾翻。傾倒過於季迪。又轉韻者多於意不盡處。轉之。此見錯綜之妙。非有力者不能。但以全

言波後集 卷之二
集觀恣意淋漓字句既多未妥。而音調亦有不諧。詳鮑照論

及錢劉論註中

長卿七言律入錄者皆中晚之調。中亦有晚唐俊調不當與七子並論。然亦從七子之變也。知此則可以觀百穀矣。

嘗讀長卿逍遙子等賦。長者二千餘言。短者亦及千言。體裁甚工。而字句穩妥。至其古律諸詩。則信手落筆。完善者少。蓋惟諸賦稍為着意。詩則任情自恣耳。何三畏作君傳。言每見其伸紙揮毫。千萬言頃刻立就。其得於倉卒可知。惟初唐歌行稍稱完善者。初唐歌行非倉卒可

辨也。

王百穀名稱刻集二十一種。餘六種無詩。公年幾八十。今

自燕市以後五十年間。僅十六年有詩。故知遺稿尚多也。

百穀才力不逮長卿。而五言律則百穀為優。有自出巧思。而實為中唐者。諸集則荆溪入錄為多。

百穀七言律。燕市諸作。尚有類七子者。乃是題偶相近耳。以下多晚唐俊調。極醒心目。嘗見公手書。此類甚多。蓋五十以後作。今稿中多不載。固知所遺甚多。因取陳壘山所抄。并他所見。采錄補之。

七言律于鱗高調本出初盛然讀于鱗詩遂欲廢初盛百
穀俊調本出晚唐然讀百穀詩遂欲廢晚唐然于鱗實
不及初盛說見于鱗詩中而百穀則實勝晚唐也

百穀律詩五言如是泉皆作瀑何草不爲蘭七言如山上
杜鵑花是鳥墓前翁仲石爲人等句乃其最下乘今少
年指爲百穀之體而效之其謬甚矣

何无咎

名白

寄予汲古堂集時年六十有九云十五年前因

拙草散逸過多遂爾災木蓋五十五已前作也李本寧
序謂兼吳人王承父葉茂長曹子念方仲美俞羨長五
子所長信然然析而論之古律則古爲勝古則七言爲

勝五七言古中多元和宋人體殊不爲工

无咎五言古入錄者漢魏以下與靈運爲勝惟唐古爲劣
但平韻者上句第五字多用仄卽沈休文上尾之說仄
韻者上句第五字多用平出於薩天錫諸公用修熟於
齊梁故有此病无咎不宜踵此

无咎七言歌行才情小讓長卿而完善多予嘗評其歌行
在獻吉之下李迪之上然皆極意馳騁其所以不及獻
吉者正在馳騁也但仄韻上句第七字多用平自是大
病

无咎五言律入錄者氣格不薄如飛鳥動曉光盈盈曲房

下。春風動簾額。雖出齊梁而純美勝之。其他多初唐句。蓋其氣淳厚。出語自類。非有意爲之也。七言律入錄者。氣格亦類初盛。但化機不足耳。

徐仲昭序余詩云。近來談詩者。各宗近派。至訓故俳調隱語。方言橫見。雜出稍以古法相繩。輒曰。吾自有詩。何能取落花黏枝。賸羹佐鼎。雖然終不能無所取。獨惜其不善取。古今自有全材。而顧取其偏者。自有正氣。而顧取其餒者。自有定格。而顧取其離者。凡遇目入耳之聲色。皆足供吾恣取。而聲顧取其陰者。色顧取其黯者。吾自有必至之情。必盡之致。而顧取其不情者。無致者。以此

嘐嘐號於人曰能詩。吾不知也。則宛似中郎諸子。

與總論三

十四卷學者於詩或欲爲六朝晚唐一則參看

袁中郎鍾伯敬譚友夏詩別論



作六朝中可摘然而不妄摘也

此書大抵俱佳但摘句中必及古詩似為未安夫章法之妙不見句法之妙

不見字法自漢魏以來有庾元注大家莫不皆然六朝中古律漸衰然當時古律未分也初有

四家後始有律律以律論律大家中不可不讀也注臨吉律即誠此以質能也

此公論詩窮源溯流可謂集詩家之大成矣竊怪國初諸鉅公談論皆不及何

也豈先生名位不顯抑或此書板成後當天下多事時未甚即行兵火廢收片

殘沒耶嗚呼若先生之詩不傳先生之書不傳古今來湮沒不彰者何可為之

三嘆 甲辰中秋前五日如 洲偶書

卷之二